

长城望不断

散文集

郭建英



目 录

鼓荡的春风.....	(1)
苹果飘香.....	(10)
长城望不断.....	(18)
纺织谣.....	(29)
巍巍太行山.....	(38)
大刀进行曲.....	(48)
夜宿白河湾.....	(60)
理 想.....	(69)



鼓荡的春风

北方的三月，春风鼓荡着，吹绿了柳丝，染红了花朵，撩得人心头热浪滚沸。

听着这春天的声响，使我的耳边又缭绕着军分区赵司令员唱的山歌，思考着他给我的许多启示，回味着与他几个月来那难忘的生活。

我看到赵司令员，是在去年深秋，当时我到这个军分区了解情况，并随着分区机关同志去生产基地参加劳动。赵司令员也和大家一起，听候管理员的分派。可是管理员却说：

“首长年老体弱，可以转转看看……”赵司令员忙说：“小张，你刚来乍到，还不知道咱军分区的规矩，不管什么首长，都是这个队伍里的成员，来到这里参加劳动，就听候你的指挥，我们是来干的，不是来看的！”小张局促不安，脸色逐渐变红，但赵司令员平易近人的语气，眼睛里炽热的光芒，使小张很受感动，于是，他真诚地说：“年轻人装车，老一些

的同志就使牲口打场吧！”

碌碡吱吱扭扭飞转着，深秋的骄阳灼热地照耀着。赵司令员头戴一顶大草帽，右手摇着红缨鞭，左手握着牲口缰绳，在场上转了一圈又一圈。他闻着新上场庄稼的清香，听着碌碡吱吱扭扭的声音，愉快地扬起红缨鞭，不断绕着鞭花儿，那清脆的叭叭鞭响，那吱吱扭扭碌碡的声音，好似又在赵司令员心里激起朵朵欢乐的浪花，不知不觉他亮开浑厚的嗓门，唱起了江西红区的山歌：

井冈清泉亮晶晶喽，
滴滴泉水甜我心喽，
饮过井冈清泉水喽，
洒尽热血为人民喽！

听着这质朴感人而又熟悉的歌声，使我想起他的经历：

赵司令员是一位老红军战士，身上七处负伤，至今腿上还残留着敌人的弹片。当医生们要给他动手术时，他呵呵一笑，说：“还是留着吧，不碍事。它能使我永远不忘过去，也永远想着未来的斗争。”有人也曾劝他到南方一个城市住下来休养。赵司令员一听，陡然间脸色严峻，拒绝说：“给我寻安乐窝呀？革命者出生入死就是为了换取这个？共产党员一生奋斗终点就在这里？不，我要到最艰苦的地方，到我当年打过游击的地区去工作！”有人拍拍他的肩膀说：“老赵啊，那可是个盐碱窝呀！地里不长庄稼，村里不长树木，连水和风都是苦涩的呀！”赵司令员爽朗地呵呵一笑：“抗日战争时期，我和这里的群众一起度过八年艰苦的岁月，现在就不能和那里的群众一起，打一场人民战争，引来甜水，洗去盐碱，换个

天地吗？”于是，赵司令员带领全家，到这个分区来了。临行前他从衣袋里拿出个发黄的小本，写下一首诗：

重返当年老战场，
激我泪珠滴胸膛。
又见做鞋的亲姐妹，
再逢洗伤的老大娘。
常念房东土炕暖，
犹记柴灶小米香。
人民血汗养育我，
永为人民扛钢枪。

如今，赵司令员在这个盐碱窝里扎下根，与当年并肩作战的民兵和群众共同奋斗已经十五个春秋了。

正当我回忆着赵司令员的经历时，猛抬头看见他已站在我的面前，手里端着一碗绿豆汤，亲切地望着我说：“快喝下去，消消暑气，‘秋老虎’也会热死人呢！看你满头大汗！”说着从肩头扯下一条毛巾递给我。我双手捧过绿豆汤，仰起脖子一饮而尽，当我抖开毛巾擦去满头大汗的时候，赵司令员的歌声又飞扬起来：

饮过井冈清泉水喽，
洒尽热血为人民喽！

这是多么感人肺腑的歌声，听着它真象喝了一杯井冈泉水一样，那么清爽、香甜，一直沁透了心肺，同时也引来无限的向往和遥远的回忆……

记得母亲也曾哼着这歌，给我讲过抗日战争时期的故事。一次，日本鬼子到我们村扫荡。当远处土岗子上的‘消

息树’刚放下，鬼子的马队就飞窜进村来。走已经来不及了，全村几百口子老老少少拿起菜刀，举着斧头，扛着顶门杠与鬼子拚杀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机枪响了，一支八路军的队伍神出鬼没，袭击了鬼子。在八路军的掩护下，全村群众刚撤到村头的时候，母亲中弹倒了下去，我也躺在血泊里，敌人象一群疯狗猛扑过来。这时，一个正在射击的叔叔把机枪一放，急忙背起我，用皮带把我捆紧，又架起机枪向敌人射击。鬼子在一批一批倒下去，但是机枪的子弹却打光了，而那些跌下马的鬼子又重整了队伍，举起了马刀，狰狞地向我们扑来。这时，叔叔迅速解开皮带，把我轻轻地放在他的身后，从腰间拔出两颗手榴弹，当敌人恶嚎着扑到他身边时，他狠劲咬断了弹弦，骤然一个翻身伏在我的身上……手榴弹爆炸了，在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中，鬼子被消灭了，叔叔却负了重伤。战斗结束后，母亲和他都被送进后方医院。我因离不开母亲，也一块到了那里。在养伤期间，叔叔经常把我抱到膝盖上，望着我的脸蛋，欢乐地唱起：

饮过井冈清泉水喽，

洒尽热血为人民喽！

母亲说这位八路军叔叔姓赵，是个连长。难道眼前这位赵司令员就是当年用鲜血救了我们母子生命的赵连长？

山歌在我耳旁和心头上缭绕着，回荡着，仿佛一阵阵春风吹开了我的心扉，吹活了当年儿时的记忆，我看着这位老战士背上的汗碱，我的心激动着，翻滚着。

晚上，赵司令员抱了几抱稻草铺在场边上，又携来几捆稻捆叠在一起，然后往上一坐，高兴地说：“看，铺着又软，

闻起来又香，比沙发好呀！”听了赵司令员的话，我深深吸一口气，一股浓浓的稻谷味儿从面前拂过，甜丝丝的，香喷喷的，在夜空里飘散，在心头上洋溢，飒飒的秋风吹也吹不断，使人感到了劳动后的愉快。

赵司令员坐在场院里的灯光下，从挎包里抽出学习资料，戴上老花镜，认真地阅读起来。我也拿出未写完的材料，凑在灯光下勾划，过了老半天，管理员小张亲热地挤过来，嘿嘿笑着：“首长看什么书？”司令员慢慢放下书本，呵呵一笑：“我这个大老粗，也要写批判文章了。”

“什么内容？”

“批判林贼的阶级斗争熄灭论。是机关理论小组承担的任务，我搅合进去，向青年人学习，也算个战斗员……”说完又望着我们呵呵一笑。听着赵司令员的笑声，小张的脸上闪烁着欢乐的神采，赵司令员的眼睛里也象燃烧着火焰，他把手放在小张的肩头，象在回忆什么：“说起阶级斗争，使我想起了许多往事……”赵司令员沉思了一下接着说：“地主杀死了我的父母，我从小和七十多岁的爷爷相依为命。一天，我打柴回来，刚走到栅子边，就听见爷爷喊道：‘要粮没有，只有一把老骨头……’我急忙拐进家门，见一个狗腿子正捆绑我的爷爷。顿时，复仇的火焰烧着我的五脏六腑。我强忍着，慢慢放下柴担，悄悄抽出扁担，照着狗腿子的后脑勺砸了下去……爷爷转过脸来，一看是我，大叫一声：‘伢子，大刚啊！快跑，到井冈山找红军……’我急忙扑到爷爷怀里，说：‘咱们一起走哇！’爷爷一听流下了眼泪，说：‘爷爷走不动了……找到红军，解放受苦的乡亲们哪！’我转过身去，揩去

满脸的泪水，奔向了大路。跑了一程，忽然想，只打死一个狗腿子，太便宜了他们。擦黑时，我又钻进地主的粮仓，在夜深人静之后，点了一把火，在熊熊的火光里，我又摸回度过十四年的茅屋，熏烧焦了，墙倒塌了，地上留着一件爷爷带血的破衣……我含恨叫了声：‘爷爷，爷子给您报仇去了！’便一口气跑上了井冈山……”说到这里，赵司令员又长长舒了一口气，慢慢地眼睛里漾出了光彩：“我这个贫农的后代，来到井冈山，饮了井冈泉，戴上了红五星，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，才懂得造反不仅为了报自家世代的冤仇，而是为了解放全人类！我们这些亲自领受了毛主席教诲的人，要永远记住发扬井冈山斗争的光荣传统，永不停止自己的脚步……”赵司令员说这些话的时候，他的目光是那样深邃而明彻，放射着晶亮的光泽。这时，从深秋的夜空里，传来了几声悠长的雁鸣，由远而近，我们仄起耳朵谛听着，相互对望着。这南飞的雁阵，这清晰的鸣叫，更引起我们两辈人对井冈山的向往与思念，不知不觉我的心上，又浮起了那支红区的山歌：

饮过井冈清泉水喽，

洒尽热血为人民喽！

“赵司令员，您知道抗日战争时期，杨楼那次战斗吗？”我突然问。

赵司令员惊异地望着我，兴奋回答道：“知道，知道，你听说过？”

“我就是你用生命救护的那个……”我还没有说完，赵司令员猛然站起，一把攥住我的双手，拉到灯下，细细瞅

着，呵呵笑着：“哎呀，哎呀！已经是个革命的战斗了……”

黎明，草堆里已不见赵司令员，只听见抽水机嘟嘟不停地震响，我急忙站起来，迎着东方的曙色，看见稻草上，田野里，都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白霜，曙色一映，亮晶晶，金闪闪，煞是好看。我们已收割的稻田里都灌满了水，水底下铺着白云和蓝天。这是谁灌的呢？我的眼光随着奔泻的渠水一直望到地南头，那里站着一个人，他散开衣扣，高挽裤管，手持钢锹，正开口放水，啊，是赵司令员。秋风吹拂着他斑白的鬓发，敞开的衣襟，不停地飘动，我奔过去高叫了一声：“首长起得好早哇！”赵司令员呵呵一笑，放开嗓门说：“灌足了水，明春就好耕种了，在井冈山地区这叫‘秋水田’”。司令员的话借着强劲的秋风飘来，我心里不由一动，想起毛主席“不似春光，胜似春光”的诗句，觉得这霜天万里的秋色比那明媚的春光更美，尤其这满头汗水，一身泥浆的老红军战士形象格外动人。

秋风飒飒，但吹到我心里却是三月鼓荡不停的春风。

军分区生产基地上的秋收结束之后，赵司令员便带着一支由机关干部组成的工作队深入民兵连队蹲点，开展打井运动。一天，我迎着冬日的晚霞，看着南去的雁阵，去寻找赵司令员。在落日的余晖里，井架高高矗立，地上闪耀着红红的篝火，田野里升腾着烟雾。可我找了半天，也未找到赵司令员的影子。最后，管理员小张带着我来到一个最高的井架旁，朝上一指，对我说：“瞧，就在那上面呢！”我顺眼一望，一个离地丈把高磨盘似的飞轮，带着呼呼的风声，飞扬着呵呵的笑声，飞快地旋转着，简直使我眼花缭乱，几乎看不清上

面蹬轮的人。我的心头紧缩着，想起了赵司令员近六十岁的年纪，又有疾病和伤残。这时，小张笑着说：“赵司令员带出了一支女民兵打井队，一个一个都赛似铁打的，钢铸的，待会儿，你看看。”说完他双手卷成个喇叭，冲着飞转的轮子喊着：“开饭啦——”几分钟之后，飞轮慢慢停下来，我才认出了赵司令员。在初冬的天气里，他只穿了一件衬衣，象秋收时一样，背上印着汗碱，他抖开毛巾擦了一把热汗，放眼向远方望去，然后随着女民兵咯咯的笑声，攀着井架轻快地滑下来。我怀着激动的心情，走到他的面前，郑重地行了一个军礼，他呵呵一笑：“来的好啊，女民兵打井队正等你整理经验呢！”

夜晚，工地上还燃着篝火的余烬，星星点点，在工地上闪烁着，明灭着，赵司令员慢慢地把药罐放在火上，然后坐下来，趁一闪一闪的火光打开了马列著作……我远远看着这一切，不觉涌出了眼泪，我悄悄来到他的身后，声音低低地说：“您的身体这样坏，再这么没明没黑地坚持，我要给省军区汇报了。”赵司令员向我凑过来，把手搭在我的肩上，亲切地说：“我这是积极防御呀，不是因为要倒下去，而是为了长期作战！群众给我一个偏方，遍地都是这样的中草药，简直用之不尽取之不竭呀！”听了这些话，心中非常激动，我含着一眶热泪望着赵司令员，他的脸上正灼灼的闪着红光。

在军分区几个月的调查结束了。临别前夕，我来到赵司令员的办公室。桌上放着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，他正在严肃地思考着。我想：这个为革命奋斗终生的老同志，他在想些什么呢？当我把这个问题向他提出时，赵司令员立刻收敛了脸上的笑容，他把脸转向那一扇敞开的窗子，那里传

来一阵呼呼的春风，和南来雁群的鸣叫，赵司令员沉思了一下，给我讲了一段自己的经历：抗日战争胜利前夕，在夺取现在军分区所在地这个城镇时，赵司令员和其他四个同志担任了尖刀班的任务。他们端着步枪，一口气打死了五十多个敌人，登上了城头，当大部队赶来时，两名同志已负了重伤。他急忙抱起昏迷的战友，喊道：“醒醒呀，同志，咱们胜利了……”这个同志慢慢睁开了眼睛，笑了笑，吃力地欠起身，断断续续地说：“让我看一眼……咱们的红旗……”这时红旗闪闪而过，这个同志含着泪望了半天，才慢慢闭上了眼睛。

赵司令员讲完了故事，深沉地说：“要经常想想牺牲的战友，想想艰苦的岁月，想想毛主席的教导，就能不谋私利，不停顿自己的脚步，为全人类的解放洒尽热血……”在寂静的夜晚，赵司令员的声音那么响，那么震人，仿佛是一声声滚动的春雷，那表情，那姿态，好象正在庄严宣誓。

此刻，当赵司令员的形象重在我的眼前出现，我的脑子里又响起那支红区的山歌，它搅着春风，拂着花朵，不停地鼓荡着……



苹 果 飘 香

苹果飘香的季节，部队沿着海湾，穿过当年的平津战役的战场长途行军野营。

夜晚，我们往在海滩村。当年大军入关后我们在这里打过一仗。我一个叫王铁山的战友曾经在这里负过伤。

微明，战士们还在酣睡着，我便轻轻地开了门。轻纱似的雾帐笼罩着一片果林，辨不清株数，望不到尽头，涛声从果林后传来，一阵紧似一阵，随着澎湃的海涛，涌来更加浓郁的果香。我顺一条小路向果林的深处走去，想寻找一下当年的壕堑和弹坑，哪里还有一点痕迹！只见白雾里，绿叶间挂着累累的果实，红红的犹如孩子的脸蛋，一个个都坠着晶亮的露珠，那香气随着晨雾飘浮，顺着露珠下滴。

我走着走着，只听一声招呼：“同志，起得早哇！”寻声望去，才发现由四根木棒搭的一个带棚的高台，上面站着一个老人。他紫红的脸膛，衬着满鬓白发，宽宽的肩头上，背着

一支半自动步枪，显然这是果园的瞭望哨了。

老人从木梯上利利索索下来，亲热地说：“同志，尝尝俺们的苹果吧！”说着就要动手去摘，我急忙拦住他，说：“这是人民的苹果……”老人呵呵一笑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这话是辽沈战役那阵，毛主席对部队的教导。听了，就叫人心里热呼呼的，想起军民并肩战斗的年月。”说完，他瞅着这片果林说：

“这也是锦州的树苗啊，结的果子可多啦，汁真甜，味也真香啊，去年在大队部里放了两个，一直香到今年的春天。你看！”我顺着老人的手势望去，一个个红澄澄的，闪着光，透着亮，深深吸一口气，异香扑鼻。这果香勾起了我对锦州的回忆，那时部队南下北宁线，在锦州作战，有时穿过果园，有时住宿果树下，走到那里，群众都捧着苹果迎送部队，真是一路果香一路亲。

“这苹果也是锦州的品种？”我激动地问。

“是！是铁山带领群众在海滩上栽的。”“铁山？”我更加惊奇地问。“对！王铁山。”老人带着几分自豪向我介绍。他的话仿佛伴着巨大的涛声传给我，在我心里瞬间激起轰然的回响。“王铁山？”难道是当年我们向关内进军的时候参军的王铁山？截击逃敌时在海滩上负伤的王铁山？……我眼前的轻雾好象立刻化成了战斗的硝烟，耳边的浪涛变成连天的炮声，仿佛看到二十多年前许多东北人民父送子、妻送夫参军的情景。记得我们部队入关时，一个四十多岁的老汉拨开苹果树枝，匆匆而来，他肩上挑着一担苹果，手里拉着一个十五、六岁的孩子，胸前还戴着一朵鲜红的光荣花，父子俩从支前的人流中挤出来，父亲抹着满额的汗水，擦着胡茬上的霜花

大声嚷着：“快让路，快让路，俺要找入关的部队！”一边甩开大步跑，一边乐呵呵地笑。这位老人风风火火的劲儿，立刻把人们的情绪引得更欢乐了。他跑着、跑着一把拉住了我们团长的手：“俺老汉就是有眼力，一看你就是个首长，俺可找到批准的人啦！”团长瞅着老汉哈哈笑着问：“让我批啥呀？”老汉急忙从身后拉过来戴红花的孩子，拍拍他的肩膀说：“参军哪，入关打仗哪！”

团长抚了抚孩子胸前的红花说：“这不是批准了吗？”老汉又擦了一把胡子茬，哈哈笑起来：“是俺老汉先批的，现在该让部队首长批啦。”说完老人的脸忽然沉了下来，给我们讲了一段故事：

那是十五年前，小铁山在苹果树下一间茅屋里降生了。呱呱的哭声震醒了黑夜，也惊动了附近的鬼子，他们立刻拿着户口册上门登记。鬼子指了指刚出生的孩子问：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王铁山？”

鬼子瞪大了眼睛好象被这个响当当的名字吓坏了，他“哼”了一声又问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老汉瞟了鬼子一眼，不慌不忙地说：“铁打的江山！”

鬼子听了哈哈一阵狂笑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你们的江山统统的归我！”又一阵狂笑后，眼睛露出凶光，转身拿起油灯泼在茅草屋上，擦着了一根火柴……一股浓烟卷来，烧毁了茅屋，烧焦了果树。老汉钻进火里，从已烧死的母亲身下抱出了孩子，摸了摸还剩下最后一口气……十五年，孩子一直泡在苦水里，十五年，果树一直不开花。今年，经解放大军的炮火一震，果树醒了，秋天，解放军从树下一过，满树的苹果

变得又红又香，小铁山也倏然长高变大，发育成一个壮小伙子了……老汉结束了他的神话一般的故事，又意味深长地说：

“多少年，俺就盼望苹果丰收，今天盼到了，这果实要让俺亲人尝尝，俺这孩子也长大了，他应该去打江山，去解放关内还在受苦的阶级兄弟。”

我们团长打量着老人身边的孩子，在他圆圆的脸上嵌着一双又黑又亮的眼睛，忽闪忽闪的，象是在说话，长的很精神。首长亲切地抚摸着孩子问：“叫什么呀？十几啦？”

“姓王，叫铁山，十六。”孩子脆生生地回答。

“孩子倒机灵，岁数小一些。”

“别看小，俺们几代的心愿，几代的仇恨都装在他的心里，战场上会是个好样的！”

铁山象是怕批不准他参军入关，忙从他父亲身边向前跨一步，亮开脆生生的军号似的嗓门：“解放军叔叔，俺们和关里的阶级兄弟根连根，心连心，俺东北人民过上了好日子，心里更挂着他们。收下我吧！”真是年龄不大，意志坚强。团长听了这些话，又拍着铁山的后脑勺，哈哈大笑：“好！象个战士说的话！可是你跟得上队吗？”铁山把胸脯朝前一挺，满有把握地连连向首长保证：“跟得上，一定跟得上，连着走几天几夜都中！”说着铁山已挤进队伍里。父亲感激地握住团长的手：“让孩子去吧，我老汉也随部队一起出发，抬担架，运粮草，俺东北人跟着毛主席的队伍解放全中国去。”

行军途中，我和王铁山并肩走着，我不断问他：“累吗？”

“咳！刚走出劲来！”“脚上打泡了吧？”“铁打的脚还会起泡？”在黑夜里，他的两个眸子象明灯似的闪烁着，坚定、乐观，

勇往直前。他的宽宽的前额上，浓浓的眉毛上，汗水凝成白霜。有一次追击逃敌，一天一夜跑了二百五十里，我们的袜子和脚底板贴在一起了，棉衣湿透了，可是铁山忽然说：“你听，我心中是什么声音？”我以为是孩子的天真，不经意地回答：“心脏跳动呗！”

“不，是电键声，嘀嘀嘀，多急迫呀，是毛主席拍来的电报，催我们快点入关。”我望着这东北小战士，听着他说的这番话，很是激动，我说：“对呀，毛主席正指挥我们战斗。”大军入关以后，我们有过几次战斗，王铁山表现得非常勇敢，有一次，部队追击敌人来到河边，但桥已被敌人炸断了，河流急湍，水凉彻骨，一路一路的部队都涌到了河边，这时猛听后面传来一声呼叫：“闪一闪！”大家回头一看，王铁山正扛着门板，满头大汗地奔过来，衣服未脱就跳进了河里，和其他战士们一起，用肩膀搭起了一座炸不断的桥梁。源源不断的部队从铁山的肩上跨过，去追击逃跑的敌人。

当铁山登上河岸后，每迈一步就留下一个血印，原来他的脚被碎石扎破。不久就肿胀化脓，团长要把他送到后方医院。铁山举起手中的拐棍嘿嘿笑起来：“团长，别人是两条腿走路，我还加了一条，一定比同志们走得快！”团长的脸色严肃，心疼地说：“这是长途行军，要翻山，要过河，你……”

铁山闪着诚挚的目光说：“我一听说入关打仗，解放关里受苦的阶级兄弟，高兴得几夜没合眼，俺爹临别时一再嘱咐我：“铁山，可要赶上队呀，咱东北的父老兄弟可等着你的好消息哪！团长！我怎能因一点小伤，就中途掉队呢！”谁能阻

挡一个战士冲锋呢！团长拍拍铁山的肩膀亲切地说：“把背包放到我的马上，你骑上去！”铁山坚决不肯。

队伍出发了，王铁山拄着单拐始终走在我的身边，他单腿跳过了沟坎，翻越了山峰，跨过了关隘，攀上了万里长城。当部队赶过海滩，敌人已集结海上，正准备启锚开船。这时，我们的冲锋号响了，铁山第一个破开海浪，跃上敌船，端起喷火的机枪，敌人举手投降了。但是，就在这次战斗中铁山腹部受了重伤。我还很清楚地记得，那天同志们把铁山抬上了担架，我伏在他的胸前问：“铁山同志，好战友，你好好养伤，我们走了，你还有什么话留给我吗？”铁山挣扎着欠起身，慢慢地说：“我多么愿意参加解放全国的战斗，我多么想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，咱们一起去接受毛主席的检阅……”接着他吃力地抬起头，望望这广阔的海滩，飘扬的红旗，激荡的海水，无限深情地自语道：“胜利后，若能在这儿栽上果树该多好啊！”

之后，铁山被送到后方医院，我们继续向南进军。在这漫长的二十多年的岁月里，每当我回忆起当年的战斗生活，就十分怀念这个东北籍战士王铁山……难道这位老人说的王铁山真是我的战友？你说巧不，我一打问，正是王铁山，这位老人是王铁山的父亲。

原来，王铁山伤愈后，就再没有回东北，留在他曾战斗过的地方——海滩村参加了农业生产，他又从老家锦州搞来了果树苗，在海滩挖坑栽树。后来王铁山被选为海滩村大队党支部书记，他带领全村青年担走了荒沙滩，搬来了红土岗，几度春秋，这苦涩的海风变换成了浓郁的果香……